

美国环球影片公司1995年出品

编剧：尼吉拉斯皮来尼

监制：加利路芝沙

导演：马丁·斯科塞斯

主演：罗伯特·德尼罗

乔佩西

莎拉斯通

国际畅销电影小说

CASINO
赌场风云

编剧：孟英光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CHINA FILM PRESS



责任编辑: 龚应恬

装帧设计: 龙舟工作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赌城风云 / 孟笑光编写—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7

ISBN 7-106-01274-2

I. 赌… II. 孟… III. 故事—中国—当代IV. 1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0391 号

赌城风云

孟笑光 编写

中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大 1/32 印张: 6

字数, 130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1997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106-01274-2 / I·0154 定价, 13 元

引子

艾斯·罗斯坦永远分不清那一幕是记忆还是梦魇：在拉斯维加斯的豪宅中，他和自己多年的老朋友尼基·桑托罗聊起过去混迹于芝加哥时那些有趣的旧事，忘情之处，毫无顾忌地大笑起来。这时，性感诱人的金姬突然出现在他的视线里，并向他们投来放肆的目光。这目光对于艾斯·罗斯坦来说，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多年来，每当他的宝贝妻子想到两个人之间的秘密的时候，总是这样看他。那目光是灼人的，除艾斯之外，任何人都无法破译那使金姬内心燃烧的秘密，那个秘密绝不是单纯的心灵之约，而是信任，尊严，荣誉，忠诚等混杂在一起的产物，是一种性命攸关的抵押和同谋。多年来，他已经建立起对这种目光的依赖，每隔一段时间，或者说如果哪天金姬不这么看他，艾斯·罗斯坦就会感到失落，惊慌……

然而今天他却感到金姬的目光有点不对劲，可到底什么地方不对劲，他又说不上来，不由感到一阵心悸。这在向来镇定的艾斯身上是不多见的。平时，只要金姬和尼基两个人中有任何一个在，天塌下来他都不会皱一下眉头。现在，生命中最重要两个人都在身边，他却……

艾斯一面继续和尼基说笑，一面用眼角的余光观察着金姬。女人都是表演天才，最愚蠢的女人撒谎的时候，也能让一个聪明的男人上当，何况是金姬这样卓尔不群的女人呢？于是，他竭力掩饰自己的敏感，在放声大笑的时候甚至做得有点过分，好在金姬没有察觉。

艾斯终于察觉到了什么，金姬投向他的目光是过渡性的，从他脸上扫过之后，落在了屋子里另外一个男人的身上。一个多年来潜在的担忧终于被证实了。以前每次想到这些的时候，他都会强迫自己去想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比如怎样进一步强化赌场的管理之类。不，这不是真的！他心里一遍一遍地告诫自己：不要疑神疑鬼！她不会的，她是我的妻子，是与我共同分担那个秘密的唯一的人！他更不会，他多次救过我的命，是我多年的至交，不，是患难之交，从芝加哥到拉斯维加斯，从15岁到现在，我们……

可是，金姬不同寻常的目光终于使艾斯·罗斯坦相信：在他生命中最重要两个人之间，一个可怕的同谋建立了，他和金姬之间的秘密被出卖了……

许多天以后，带着无限的悲愤和恼怒，他穿上了那件平时最喜欢的红色外套，叼着烟走出住宅的大门，直奔那辆银白色的轿车。这期间他什么都没来得及想，也不准备去想。人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真正的男人遇到任何事情都应该处之泰然，像平常一样……像平常一样，他启动了车子。蓦地，一声巨响，车子爆

炸了，一团热浪把他和炸碎的铁皮一道送上云霄。他在拉斯维加斯的上空翻滚着，这座沙漠中的麦加城仿佛变成了一只受伤的动物，正在笨拙地挣扎着，发出阵阵惨叫，将沙漠染成一片血红。金姬，尼基和所有洗劫过“朝圣者”的人们，通通被烧得面目全非，狰狞恐怖，最后，化为一团死灰。

艾斯·罗斯坦在空中狂笑着，像一片随风而起的树叶，慢慢地向下坠落，坠落……

第一部

1、艾斯·罗斯坦当上了拉斯维加斯最大赌场的老板

号称“沙漠中的麦加”的拉斯维加斯真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当飞机盘旋在拉斯维加斯上空时，正当年的艾斯·罗斯坦边啜着咖啡边想。俯瞰整个城市，只见各式建筑如同搭积木般拼成了一个美丽的图案，活像是一阵神奇的风从哪里刮来镶嵌在沙漠中似的。了不起的造化，艾斯感叹着，这阵风一定是上帝刮的，而这了不起的迁徙也一定出自上帝之手。

来拉斯维加斯，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然而今天这种感觉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强烈。毕竟，这次他的身份不同，他不再是一个普通的朝圣者，从飞机降落的一刹那起，他就要成为这座城市的最大的赌场——海厦赌场的管理者了。想到这，艾斯·罗斯坦的心里涌起一阵不同寻常的激动之情。他感到自己也像这座城市一样，是上帝一阵风吹来的。

他，一个从小在芝加哥各种赌场泡大的人，做梦也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自己竟会拥有一家赌场，而且是拉斯维加斯乃至全美国最大的赌场。这一切，除了上帝的安排外，又能怎

么解释呢？

艾斯·罗斯坦努力地回想这一幕的前前后后，竭力想从中找出些必然的东西来。委之上帝也好，归于命运也罢，总得找出自己和大赌场管理者之间的必然联系来，以安顿自己过于激动的情绪，以免对马上开始的工作产生不应有的影响。

其实我被选中的理由非常充分，不是么？思路清晰条理清楚的艾斯一开始就这样推测道。首先，我是一个高明的赌徒。不敢说全世界，至少在美国，他们不会找到一个比我更精于此道的人了。无论是什么赌具，原始的还是现代的，不管什么赌法，靠运气的还是靠技巧的，什么巴卡拉纸牌，多米诺骨牌、双骰子、21点、轮盘赌，我都无一不通，无一不精。不过我最擅长的还是纸牌，因为这个，人们给我起了个外号，“红桃爱司”，也就是第一的意思。这样叫来叫去，人们这样叫惯了，我的真名艾罗夫倒没几个人知道了，也就只好把名字改成了现在的艾斯·罗斯坦。当然叫什么名字倒无所谓，问题是我是有名的常胜赌徒，我的记录是从14岁第一次下赌场到现在从来没输过，这一点那些老头子们想必早就听我的朋友尼基说起过。当然，这得归功于我的犹太血统，犹太人都是聪明的，而我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几年来，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在赌徒中引起不小的轰动。他们派人跟踪我，刺探我，我赌什么他们就赌什么，我怎么赌他们就怎么赌。而如果我干脆什么都不赌，他们就会失去自信，不知何去何从，这些可怜的家伙们！他们还通过各种各

样的途径企图挖掘我成功的秘诀，殊不知世界上任何一个成功者的经验都是无法借鉴的，每一种经验都是天赋和个性的结合体，而天赋和个性永远是独特的，无法照搬的，经验离开了它的创建者也就不再成其为经验。企图用别人的经验一劳永逸地解决自己的问题，是蠢人和懒汉最常做的梦。刺探我，他们刺探得了么？艾斯·罗斯坦想到这，英俊刚毅的脸上不自觉地浮现出一丝冷笑。比如说买拳赛吧，我总是要先看赔率才决定。而在决定之前，我会把所有可能影响比赛的因素，甚至比赛地板的木质都考虑进去，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都会影响比赛的结果，就像每一个微小的过失都有可能改变人的命运一样。要注意到这些细节你得有洞察秋毫的眼睛，你得像艺术家一样善于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东西。这靠天赋，也离不开后天的修养，正像人类需要很长时间才会培养出一个艺术大师一样，赌场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锤炼出一个赌博天才。这个天才如果有，那么不客气地说就是我——艾斯·罗斯坦。让那些跟在我后面的应声虫们见鬼去吧！艾斯·罗斯坦心想。

这时，坐在他身边的好友尼基·桑托罗动了一下，艾斯赶忙在心里加上了一句：当然不包括尼基，尼基是与众不同的人，是另外一回事，我这样说决不仅仅因为他是我的朋友。

把最好的朋友尼基排除到应声虫的行列之外后，艾斯·罗斯坦接着推测着自己平步青云的缘由。不错，我是个内行，这是幸运降临到我头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谁会让一

个对赌博狗屁不懂的人去管理一家赌场呢？那简直和让一个橄榄球运动员去做一个游泳教练一样的不可思议。

可是，仅仅内行就够了么？

不，更重要的，我是一切老千手的克星。我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本领，能识破所有赌场作弊的把戏，而且在众多的赌徒中一眼就能辨出谁是老千手，就像一个高明的警察在擦肩而过的人流中，一眼就能辨认出谁是罪犯一样。无论他多么高明，老千手的脸上总是做着心虚的记号，这一点我不止一次地验证过了，结果是百分之百，无一例外。

为赢钱而赌博的赌徒不是真正的赌徒。赌博是运气与规则之间的协作。它给人的乐趣不是胜利，而是在不断变换的运气中去把握规则的过程。一场成功的赌博是对人性格和意志的最高检验，是对人生和命运的高度浓缩。如果你了解一个人的品格，十个事件的考验也不如跟他面对面的一次赌博，尤其是一次让他失败的赌博。且看他如何面对失败，怎样化被动为主动，能否在运气不佳的时刻处之泰然就够了。

说穿了，能否正确地对待规则，是对一个赌徒意志品质的检验尺度。赌博能够存在的唯一原因是它有一个公平的规则存在，它使每个参与者都有获胜的机会，这才吸引了那么多的人乐此不疲。所以，赌场上，游戏规则就是宪法，任何违背规则、玩弄规则的家伙都是骗子、垃圾！对他们要坚决制止，否则，就是对人类唯一真正公平的一项事业——赌博的亵渎！……终于，艾斯·罗斯坦找出了老头子们选中他的最主要理由：在赌场上所表现出来的高度正义感！

艾斯·罗斯坦所说的“老头子”，是指那些暗中控制赌场的老板们。参议员安迪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只是他还不到50岁，并不算老。那天，他是在安迪游泳池和他见面的。安迪出身豪门，政治上一帆风顺，是总统倚重和信赖的朋友，报纸和电视上经常出现他和总统一起打高尔夫球的报道。这样一个大人物竟是尼基这个黑手党打手的老板之一，艾斯倒也不觉得不可思议，平时尼基对他讲得太多了，他自己见到的也不少，他只是略微有点紧张。但安迪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使他立即就消除了不适感。略加寒暄后，安迪直言不讳地说，要把拉斯维加斯最大的赌场交给他。

艾斯燃着一支雪茄，计算机般的大脑开始飞速运转。当时，他还没有时间像现在这样仔细地推测突然降临的幸福背后的东西，而是像平时在赌场上那样，立即想到了那些可能使幸福坍塌的种种不利因素。他看了一眼游泳池内鱼一般来回游动的女孩，沉吟一下，首先举出自己接管赌场的不利之处。

“我不知道能不能胜任这个工作，另外，我也没有营业执照。”

前一句话留好了退路，后一句话明确了自己的困难，同时，又微妙地暗示对方自己对这项工作的兴趣。

法律规定经营赌场必须持有专业执照，然而老板们只想让艾斯·罗斯坦暗中控制赌场，直接和他们打交道，以免让官方和其他那些小股东们知道得太多。

“什么执照不执照的？我需要的是卓有成效的管理！管

理不善，一切都无从说起。”说到这，安迪有点愤然，显然是对赌场的现状感到不满。

“要是被人发现了怎么办？”艾斯仍抓住问题的要害不放。

“嘿，发现了又能怎么样？”安迪愤慨地做了一个横扫一切的手势，用他那一贯不把官方和法律放在眼里的口气说道，“我在这个沙漠里投了100万，他们有什么权利阻止我？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请谁管理就请谁管理！”

艾斯没有吭声，只是两眼直视着他。安迪觉出自己话说过了头，稍停片刻，换了一种口气接着说道：“你不断地调职他们就不会发现了，今天当游戏机主管，明天当食品部经理。”见艾斯还在犹豫，便更进一步，“你放心，我见多了，有的人干了30多年还没执照呢，没人会发现的。”

致命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只是有了口头上的保证，但这也就够了。艾斯沉吟片刻，意识到一旦接手，面前这个人全力支持他是不成问题的。于是，不无自负地说道：“现在要让我决定还有点困难，不过我一旦决定就是另外一回事，赌场会改观的。”

艾斯的表示让安迪非常高兴，他急忙补充一句道：“一旦接手就放心地干，我敢保证没人打扰你的管理。”说着，有力的大手在艾斯的肩膀上拍了一下，仿佛在向他预支自己的力量似的。

几天以后，艾斯·罗斯坦正式通知安迪同意接管赌场。

于是尼基又领他去见更大的老板连姆。连姆非常欣赏艾

斯，对他的赌博才华更是赞不绝口，他格外叮嘱尼基：“给我好好保护他，他会替我们赚钱的，听见了么？”

于是，尼基·桑托罗便撇下妻子詹妮弗和刚刚7岁的儿子米高，和艾斯一道踏上了去拉斯维加斯的旅程。老板们的吩咐是多余的，20多年来，除了艾斯因为聚赌而被关进监狱的那段时间之外，他们一直在一起，他也一直起着艾斯的保护神的作用，甚至几次救过他的命。不过不像老头子们这般为了让艾斯给他们赚钱，而仅仅因为他是艾斯的朋友，唯一的朋友。保护朋友是一个人的义务，这是尼基·桑托罗的一贯信条，对此艾斯·罗斯坦再清楚不过了。

想到这，艾斯·罗斯坦瞥了身边的尼基一眼。尼基正躊躇满志地看着脚下的拉斯维加斯，对艾斯的表示没有察觉。艾斯轻轻地拍拍他的肩膀：“尼基，这下我们要大干一场了。”

“不错，是要大干一场。”尼基刚刚说完，飞机已经平稳着陆了。

他们现在和拉斯维加斯站在一个地平线上了。

2、大胡子因为作弊右手被废了

艾斯·罗斯坦接管的“海厦”是整个拉斯维加斯最大的赌场。它包括一个占地超过一公顷的大赌场、一个网球场、一个游泳池、一个高尔夫球场、旅馆、餐厅以及咖啡店、酒吧。当然，这些设施中最重要的就是大赌场，其余的一切都是为它服务的。

大赌场有多大呢？这么说吧，光筹码就有6亿2千多万。每天开张伊始，在象牙珠穿过轮盘机红白相间的洞孔的嗒嗒声，和角子机老虎机吞噬银币的哗啦声中，随着男人们程度不同的惊喜或是失望的呼喊和女人们的尖叫，一场魔术般的聚敛便开始了。筹码一次次地变为钞票，钞票又一次次地变成筹码，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不同的只是那些在发财梦的驱使下来到这里的善男信女们的面孔，但他们最后走出赌场时失落的表情是一样的。

这些人指望在这片不毛之地大发横财，然而他们错了。世上没有任何一家赌场是为了让人赢钱而设立的，它只是通过游戏给你一种幻想，让你觉得在所有的倒霉蛋中你是唯一的例外，实际上你得到的只是游戏，而赌场才是唯一的赢家。这就是赌场的全部奥秘，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字：钱。钱意味着荣辱、成败，意味着生存和死亡。

钱从桌上落入铁箱，铁箱又被送到森严的会计室内。这地方很重要，门上挂着“无关者禁止入内”的招牌，就是赌场的管理人员也休想进去，连艾斯也不例外。这里的钞票超过10亿，但具体有多少，连赌场的董事会主席格林也不清楚，局外人就更无从稽查了。会计室的人都心怀鬼胎，有的甚至明目张胆地往外偷钱。这看起来很难，其实非常容易，只要把钱装进箱子里，然后放心大胆地提着箱子走出重口铁门就没事了。当然，敢这么干的只有一个叫约翰的大胖子，他不是会计室的人，但他定期，3天，也可能5天，总之至少一周一次，提着箱子进入重口铁门的金库，装满整整一箱的现金提走。这些钱是不入帐的，更用不着交税。约翰把它们送到勘萨斯州一家毫不起眼的杂货铺后面，那里有一间低矮的平房。谁也想不到，这间平房就是那些令警方和联邦调查局十分头痛的意大利黑手党头目们常常聚会的地方。这些老头子其貌不扬，却在暗地里控制大局，“海厦”不过是他们手中一枚棋子罢了。

这些人来自美国各地，公开的身份大多只能算是当地的富豪。他们谈吐文雅，不带有丝毫的暴力色彩，看上去都和蔼可亲。然而他们却是黑手党组织的核心人物，受到绝对的尊重和保护。为了不受警方的干扰，他们总与暴力和犯罪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他们几乎是完全清白的，并从事着无可非议的正当事业。他们每隔一段时间便在这里聚会一次，为了不引起注意，他们连吃的都不到外面去买，其中有一个叫劳顿的，由他的母亲来为大家做晚餐。

不要小看了这些行将就木的老头子，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牵涉到美国政治经济的各个方面，就连安迪也不过是个供他们摆布的牵线木偶。他和黑手党交往近 20 年，他的竞选基金就是这些老头子们提供的，至于用的是不是胖子约翰从赌场拿来的钱，就不得而知了。

这些人中，连姆是所有老板。约翰每次带来的钱都由他分给大家，每箱钱都有百万之多，足够买一家赌场的了。然而他并不满足，那些老头子也不断抱怨，说钱越来越少了。不错，他们都是干大事的人，他们需要更多的钱在各个项目上投资，尤其是控制汽车工会，胖子送来的那点钱不过是杯水车薪。这些熟悉赌场的老朽们都知道，赌场的收入远不止这些。目前的状况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有人在洗劫他们，赌场正受到老千手们和内部的蛀虫内外夹攻。

经过密谋，他们终于物色到了一个管理赌场的最佳人选，艾斯·罗斯坦。起初，因为艾斯不是黑手党的人，才要安迪和他谈，艾斯的能力和人格他们都比较了解，他们希望他的管理能使赌场有所改观。

果然，艾斯不负众望，他上任之后，一个星期赚的钱比别人干一个月的还多，老头子们高兴了。

艾斯接管赌场时公开的身份是公共关系总监。他首先雇用忠诚能干的老头比力做帮手，又雇用了本地的一些牛仔充当保安，还制定了严密的管理制度。在赌场上，主管盯着庄家，经理盯着主管，他盯着经理，天花板上的监视器又盯着所有的人。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立即被察觉，内部蛀虫也就无从着手了，赌场的风气立即焕然一新。真可谓万事具备，剩

下的就是拿老千手们开刀了。

风声紧起来了，那些跟赌场工作人员有关系的老千手们赶紧转移到别的赌场，轻易不再露面了。只是极个别的仍不肯罢手，对这种赌场整顿风气之类的事，看来他们见多了。每天赌场一开张，他们便照样涌进来，继续玩弄各种瞒天过海的把戏，只是手法比以前隐蔽多了。

因为经理们对付老千手们的经验不够丰富，艾斯决定亲自出马。从现在起，他不像往常那样盯着经理了，而是抱着肩膀，在赌场里一圈一圈地转悠，看似漫不经心的眼睛不时地在赌徒的身上扫来扫去。那天的赌场仍和往常一样喧哗、热闹，看上去没有丝毫异样的动静。艾斯走着走着，目光蓦地落在一个精瘦的家伙的脸上，在他的脸上看见了老千手那特殊的记号。他已经赢了不少，而且还在不断地赢。艾斯停住脚步，仔细观察他，没有发现任何破绽。他又向发牌的工作人员看了看，只见他脸上透着诧异和沮丧，显然不是这家伙的一伙，只是发牌的手法不甚专业，发牌的时候把牌抬的略高。艾斯弯下腰，假装提鞋，顺着精瘦汉子的视线望去，只见一个蓄着大胡子的家伙正坐在发牌员身后的一个沙发上，右手正漫不经心地在腿上打着节拍。机关在这儿呢！艾斯豁然开朗，原来大胡子盯着庄家发牌，然后再用右手敲打安装在右腿上电子传感器把信息传递给精瘦汉子。肯定没错，精瘦汉子身上也装了一个。

艾斯不动声色地站起身来，走到大厅的一角，摘下电话：“叫保安来，19号台那个大胡子。”

大胡子万万没有料到自己的机关已被窥破，趁庄家没发牌的间隙，竟然眯着眼睛假寐起来。突然，几个保安人员神不知鬼不觉地走了过来，啪，一个保安猛地用铁棍捅在他的下巴上，他连哼都没哼就昏了过去。

“这个人心脏病犯了。”保安人员一面向周围的赌客们解释，一面大声喊道：“叫医务人员来，叫医务人员来！”说着，不由分说地将大胡子拖了出去，拐进了楼上的一个房间。一进屋，便把他按在桌子上，一个保安拿着一个大熨斗走了过来，两眼看着大胡子被按在桌面上的手。

大胡子醒了，“你们干什么？”他尖叫道。

“做弊的下场！”保安回答。

“我没有！”大胡子还在抵赖。

这时，艾斯走过来，看了看大胡子的手，问：“朋友，我有点好奇，你用右手打拍子，不知道左手行不行？”

“不！”大胡子喊道。

艾斯一摆手，一个保安人员抡起棍子，向大胡子的右手用力砸了下去……

且说那个精瘦汉子，一抬头见大胡子已被带走，马上意识到有点不妙，再也不敢玩下去了。他站起身，急三火四地走到服务台前，把赢的筹码递了过去。

女服务员：“11万，对么，先生？”

“是的。”精瘦汉子说着，紧张地回头望了望。

这时，比力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出现在他的身后，亲热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赢了这么多？那可得好好核对一下。我